

Shijiezhentantuili Mingzhu Jingxuan

世界
侦探推理
名著精选

群众出版社

[英] F.W. 克劳夫兹 著
宋文 译

桶 子

Shijiezhentantuili Mingzhu Jingxuan

世界侦探推理名著精选

群众出版社

[英] F.W. 克劳夫兹 著

桶子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桶子 / (英) 克劳夫兹著; 宋文译.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6.1

(世界侦探推理名著精选)

ISBN 7-5014-3564-2

I. 桶… II. ①克… ②宋… III. 侦探小说—英国—现代 IV.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23356 号

桶 子

著 者: [英] F. W. 克劳夫兹

译 者: 宋 文

责任编辑: 萧晓红

封面设计: 章 雪

责任印制: 连 生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67633344 转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 100078

网 址: www.qzcb.com

信 箱: qzs@qzcb.com

印 刷: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字 数: 185 千字

印 张: 8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14-3564-2/I · 1510

印 数: 0001—6000 册

定 价: 20.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桶子的提货单被送到了年轻画家菲力克斯手中。尽管有些莫名其妙，却并非一点来头也没有，他绞尽脑汁将这个手续不全的桶子运回了伦敦的家中。岂料前脚出门，窃贼后脚就运走了桶子。警察也找上门来了。桶子终于找到了，里头的金币和女尸却将菲力克斯送进了监牢。

死者是他巴黎的好友、一家拖拉机制造公司董事波瓦拉的娇妻，亦是菲力克斯的初恋情人。经过伦敦、巴黎两地的反复调查，嫌疑人锁定在丈夫与情人之间。在警察看来，菲力克斯与波瓦拉都是那么优秀的青年、彬彬有礼的绅士，都不可能犯下这样残酷的罪案。尤其是菲力克斯，见过他的人没有不对他的人格钦佩有加的。



但波瓦拉有那样过硬的不在场证明，所有的证据都在指向菲力克斯。

桶子被一只无形的手在巴黎和伦敦之间反复运送。桶子就是关键证据吗？菲力克斯寻得到自己的不在场证据吗？

《桶子》是铁路工程师克劳夫兹卧病在床、穷极无聊时写来娱乐自己的，不成想却轰动一时，成了当年最畅销的图书，使“谋杀天后”克莉丝蒂的图书备受冷落。他与克莉丝蒂携手开创了推理小说史“黄金时期”的第一个巅峰。

《桶子》奠定了克劳夫兹作为世界推理小说史上最负盛名的“不在场大师”的美誉。他的情节布局繁复奇巧，转折之处不露痕迹。对克莉丝蒂嗤之以鼻的雷蒙德·



钱德勒称赞克劳夫兹的《桶子》“拥有最扎实和无懈可击的布局”。

“不在场证明”作为最重要的桥段，是推理小说神奇魅力的第一保证。史上将这一桥段玩得最高明的作家当属克劳夫兹。



目录

第一部 伦敦	1
一 离奇的货物	3
二 班里警官的追踪	19
三 围墙上有人	30
四 半夜访客	37
五 收到桶子	42
六 侦探的计谋	49
七 桶子再次现身	59
八 桶子究竟装了什么	66
第二部 巴黎	71
九 巴黎警察厅长休威先生	73
十 到底是谁写的信	78
十一 桶子源自德皮耶鲁公司	86
十二 桶子在圣拉萨尔车站	90
十三 寻找晚宴服的主人	97
十四 波瓦拉的陈述	102
十五 波瓦拉的家	108



十六	棘手的僵局	116
十七	案情会诊	123
十八	利朋在行动	131
十九	不在场证明的调查	140
二十	不容置疑的证据	149
第三部 伦敦和巴黎		159
二十一	又有了新动向	161
二十二	菲力克斯新的陈述	168
二十三	克林顿显身手	184
二十四	乔治·拉登	190
二十五	拉登的失望	197
二十六	值得期待的线索	200
二十七	拉登的双重论证	211
二十八	阴谋的真相	220
二十九	好戏到头了	228
三十	菲力克斯的幸福生活	243



第一部 伦 敦

一 离奇的货物

岛洲海运公司的常务董事——艾华利先生一如往常，走进私人办公室，开始了一天紧张、忙碌的工作。他将寄达的邮件一一拆阅，查看了当天的例行公事。紧接着，又将公司船只的运营报告审视过了。他在略作沉思之后，将主任威尔·科克斯叫到了办公室。

“从奴昂来的普鲁芬姬轮船，今天早上会到吧？”他问道，“船上应该有寄给诺顿·潘卡斯公司的葡萄酒！”

“有的。”主任回答说，“我已经给码头办事处打电话查询过了。”

“依我看，我们还是派人前去核对一下葡萄酒的件数比较稳妥一些，免得再像上次那样惹得无数麻烦。这次要派一个处事细心谨慎的人才好！有谁能够担当此任？”

“布洛顿以前做过这类工作。他应该比较熟练。”

“那就辛苦你去安排一下。请你通知乔森小姐来一趟，我有邮件需要整理。”

岛洲海运公司办公室位于芬嘉齐大道西端一栋大厦的三楼，简称 I & C 总公司。它在航运行业里位属一流。三百到一千吨的

轮船公司有近三十艘。这些轮船专门往来于伦敦和各个岛之间的港口。公司的管理特色在于运输费用低廉；对其属下的船只非常珍惜，绝不会因为同业之间激烈的竞争而超速行驶；交易对象非常广泛，只要不是容易腐败的货物运输，都在其服务范围之内。

威尔·科克斯手中拿着几个文件，向正在桌前埋头苦干的汤姆·布洛顿走去。

“布洛顿！”威尔说，“艾华利先生有指示，请你立刻赶去码头核对一下诺顿公司的那批葡萄酒。它们昨天晚上已由普鲁芬姬号轮船送达了。前次因为货物数量不对，客户纠缠不休，让公司费尽周折。这次可千万不能再有差池了！这是货物清单。你可不能转手交给码头工作人员去清点。你得亲自一桶一桶地核对哟！”

“好的！”布洛顿回答说。

布洛顿才刚二十三岁，还是满脸的稚气。他活力四射、身手敏捷。在他看来，能够放下单调的内助工作，到热闹的码头去看看，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良机。于是，他将桌上的账簿迅速地收拾好了，将货物清单仔细地在口袋里放好。然后，他拎起帽子匆匆下楼去了，轻快地踏上了芬嘉齐大道。

四月初的早晨，风和日丽。阴冷春雨之后的好天气，使人感受到了充塞于大气中的夏的活力。雨后的阳光显得格外的亮丽，令人神清气爽。布洛顿跳跃一般地穿梭于车水马龙之中。当他看到通往码头大道上的川流不息的车辆时，就掩饰不住内心的兴奋了。

他快步走过两条环绕着古代要塞的弯弯曲曲的小道，穿越了几座巍峨的灯塔，直达普鲁芬姬号轮船停泊的圣凯萨琳码头。

普鲁芬姬号轮船载重量在八百吨左右。它船身细长，引擎置

放在船体的中央。黑色的烟囱上则漆有两道象征公司标志的绿色线条。由于最近有过一次一年一度的驻港大修，普鲁芬姬号在新刷的黑色油漆的衬托下显得干净而美丽。

布洛顿一边加快脚步，一边在心中想，自己必须在那批葡萄酒被卸下船舱之前赶到那里。

待他到达时，装载酒桶的前舱舱口已经开启。好像在开始卸货了。

工人们正在准备卸货。他站在船桥甲板上，一边等着作业完成，一边欣赏四周的景致。

此刻的船坞中，停泊在普鲁芬姬号轮船后面的是同属于该公司的第一号巨轮——席拉秀号轮船。这艘船预定当天下午开往可乐纳与维科。其高耸的船头正好与普鲁芬姬号的船尾突出部分相互交错。席拉秀号的船头前方是格莱特海运公司的船只。它当天预定的航线是博鲁瓦斯特和格拉斯哥。从烟囱那儿冉冉升起的烟圈，在碧海蓝天的映衬之下，显得鲜明而生动。在这艘船的另外一头，正泊在港口的是艾克丘斯号轮船。它属于巴布克·弥尔漫公司，这家公司有意与 C&I 公司争夺同业老大的位置。这艘船的船长绰号叫做“黑马克”。这名称所得，是为了要把它与同一公司另一艘船的船长“红马克”相区别。

对布洛顿而言，所有这些船只足以将他的心思引向遥远而神秘的奇幻世界。他时常幻想着，只要有一次机会就好了！他将搭乘这些船只畅游哥本哈根、布鲁托、里斯本、斯贝几亚以及其他令人神往的港口。

前舱打开了。布洛顿手持记事本走下船舱。很快，吊桶的作业开始了。绳索每次可以捆上四个酒桶。每卸一次绳索，这位年轻职员就在记事本上来上一次记录。他打算在装卸工作完成之后，将自己的记录与货物清单做一次核对。

工作进展很迅捷。为了让吊绳钩住沉重的酒桶而不致中途掉落，码头工人使尽浑身力气在推拉着。很快，舱口周围的酒桶就已全部卸下船去了。只有船舱深处的酒桶，工人必须先将其滚到舱口，才能开始拖吊。

又有四只酒桶随着吊绳的拉动在冉冉上升。正当布洛顿准备清点下一组而将头掉转过去时，突然，空中炸起了刺耳的叫喊声。

“唐，危险！危险啊！”

转瞬之间，他被一只强有力的手臂抓住，又被拉着连连向后面退去。他猛一回头，惊讶地发现，原本已经吊起的沉重的酒桶竟在刹那间脱离了绳索，重重地砸向船甲板。好在吊着桶子的拉绳只上升了四五尺，只是因为桶子过于沉重，才又猛然坠落下来。其中两只酒桶已被撞坏了，尽管不太严重，但里面的葡萄酒已从木制桶壁的缝隙间渗了出来。另外两只酒桶好像安然无恙。工人们因躲避及时而逃过一劫。

“喂，将那只酒桶扶正了！”正在察看酒桶受损情形的工头喊道，“别再让葡萄酒流出来了！”

工人们滚动着那个正在渗漏的酒桶，将它拖到一旁，裂缝朝上搁置着，便于紧急修补。第三只酒桶经查后确未受损。但是，第四只桶在检查时出现了疑问。

第四只酒桶的外观与众不同。布洛顿由此认定，这不是诺顿公司的货物。与其他酒桶比起来，它显得更加牢固，外表也要美观一些。表面除了漆有鲜明的橡树色泽之外，还涂有一层亮光漆。而且，人们很快就发现，这个桶装的不是葡萄酒。因为桶子一端的木板有了裂缝，裂缝里露出了一小撮木头刨花。

“这个桶子非常怪异！以前见过这种桶子吗？”布洛顿向刚才对他及时施救的 I&C 公司的施工头目霍克提出疑问。

这位施工负责人个头很高大，凸出的颧骨与线条硬朗的下巴之间，蓄着一撮褐色的胡须。布洛顿跟他很熟悉了，对于他的机智、能力及勤奋工作的态度一直备极赞赏。

“从没见过！”霍克回答说，“看来非常结实！轻微的碰撞根本伤不到它！”

“嗯，看得出来！先将它挪到一旁竖起来，免得妨碍工作。等会儿再仔细看看它的受损情况。”

霍克一个人行动起来了。他用双手攀附着桶身，将其使劲地滚向船舱边上。但是，当他想要将桶身竖起来的时候，却发现它是如此的沉重，不是他一个人能奈何得了的。

“看来里头并非只是刨花了！”霍克说，“我从没见过这么沉重的桶子。也许就是因为它的笨重，才有了刚才的故事。”

他召来一名工人。两人合力将桶子受损的部位朝上立在那里。

布洛顿为了检查酒桶受损情况，便朝施工负责人走了过去。他想委托他在这段时间里代为核对酒桶的数目。

当他朝霍克的方向走了约六英尺时，他发现，刚才从桶里掉出来的木屑中有什么在闪烁。他连忙弯腰下去，伸出手去探查。当他看清手中发亮的物体是什么时，读者诸君不妨想像一下他那吃惊的神情。那可是一枚一英镑的金币啊！

他的眼睛迅速地在四周扫视了一遍，发现除了霍克之外，别的工人对此全然无知。

“再找找看！”同样被惊住了的霍克压低了嗓门在说，“不定还会有的。”

布洛顿伸出五指继续探查。他又在一小堆木屑中发现了两枚金币。这使他更为震惊了。

他将三枚金币放在掌心里，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接着，霍克发出了低沉的惊呼声。他放低身子，从甲板上捡起了什么东

西来。

“还有一枚啊！”霍克低声说，“哇，还有！”

在桶的后面，他又弯下腰去，捡起了另外一枚金币。

“我们简直就像挖到金矿了！”

布洛顿将捡到的五枚金币从容地放进口袋，然后，漫不经心地又将甲板扫视了一遍。但金币却是再寻不着了。

“金币是不是我刚才猛力拉你时，从你口袋里掉出来的？”霍克问道。

“我？怎么可能？真要是我的就好了！可我哪来的金币？”

“难道是别人的？彼得·威尔逊？他们俩刚才也在这儿！”

“不是。请你不要把刚才的事情说出去！我想，金币是从那只桶子里掉出来的。”

“那只桶子？先生，会有人把金币装在桶里用船来运送吗？”

“我也觉得应该不会。不过，如果金币不是从木桶里掉出来的，就无法解释木桶里除了木屑之外还有别的什么了。”

“说的也是。”霍克沉思了一会儿，说，“布洛顿先生，我们不妨将木桶的缝隙弄大一些，看看桶里到底都装了些什么！如何？”

作为公司的职员，布洛顿深知这种行事方式是有悖公司规定的。但在好奇心的强烈驱使下，他有些犹豫不决起来。

“我会小心行事的。绝不会让桶子超出原先受损的程度。”霍克说道。

布洛顿敌不过霍克的诱惑，便同意了他的提议。

“我想应该查清楚了！”他对霍克说，“不定这是一笔赃款，所以有必要给它查个明白。”

霍克脸上笑意弥漫，他走了。回来的时候手里拿着钢锤和钢凿。

桶子是在猛力坠地之后迸裂的，所以，用来箍桶的铜片在受

损的地方差不多脱落下来了。好在铁箍紧紧地将桶身箍着，铜片才没有完全离体。

霍克将铜片使劲往上推，好让裂缝变得大一些。随着这一行动的延续，不仅有成堆的木屑从缝隙里泄出来，同时，也有几枚金币滚落到了甲板上。两人不由得交换着惊讶的目光。

由于才刚发生的意外事故，工人们惊吓未定。这会儿的注意力还在吊绳上的四只桶子那里，对于身边发生的事置若罔闻。布洛顿和霍克在此情形下，无声地将所有金币捡起来。这次是六枚。同样地，布洛顿将金币放在自己的口袋里。然后，他和伙伴故作镇静地用目光将甲板扫了一遍。收获不大，两人只好怀着疑惑的心情回到木桶边。

“让裂缝再大一点！”布洛顿提议道，“你看可好？”

“不成问题。”霍克回答，“这事太蹊跷了！我先将板壁撬开，你把我的帽子放到裂口下边。”

本已松脱的铜片被铁锤敲落了。于是，一道约长六英寸、宽四英寸的裂缝在桶子一侧出现了。帽子里约一半的空间被碎木屑填满了。布洛顿先将粘在铜片末端的木屑去掉，然后，将帽子捧起来放到木桶上。接着，两人在木屑中热切地搜索起来。

“哇，了不得！”霍克压着嗓子兴奋地叫道，“帽子里全是金币呀！”

如他所言，他们又在帽子里找到了七枚金币。

“一共有十八枚了！”布洛顿又将金币放入口袋后，说，“如果桶子装的全是金币的话，少说也得有几万英镑！”口气显得不可思议。

两人不禁将桶子打量了起来。都在心里想着，这只桶子除了结实、美观之外，别无明显特征。如果这个普通的酒桶里装的真是财宝的话，那该是一件多么让人意外的事！霍克独